

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唱着唱着，一代人长大了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风起前的蒲公英》海报
受访者供图

一个特殊的合唱团

蒲公英中学位于北京大兴区，是北京市第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设的初中。这所学校有一个合唱团。

纪录片里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那时，学校音乐老师袁小燕已在合唱团工作了8年。每年新生入学时，她都要选一批热爱音乐、基础条件好的初一学生加入合唱团。这一年的特殊之处在于，最初建立在废弃车间里的蒲公英中学即将搬到新建的现代校舍。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年里，合唱团迎来了新一批孩子，而升入初二的团员们则需要和家人面对未来的选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回忆，他最早是听说这里有一支合唱团，孩子们在小学时几乎没有上过音乐课，但经过初中一两年的训练，可以和专业合唱团同台竞技。

“在我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一群小学时连音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的孩子，去借助音乐实现他们的梦想，证明他们的人生价值。”梁君健告诉记者，他希望跟随袁老师以及团里最出色的几位同学，去拍摄他们为比赛做的准备，记录他们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最终展现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自信与成长。

一开始，拍摄的确如预想那样。梁君健说，一进校园就发现这里生机勃勃，孩子们在操场上大叫大闹，充满欢声笑语。

这些孩子，被纪录片如实记录下了年少时的模样——

初二的张展豪已经来北京7年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会弹吉他，大大咧咧。教室屋顶上，他在纸飞机上写下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然后划掉了。

13岁的权煜飞，家里贴满一墙奖状，是蒲公英中学合唱团的“野生探险家”，闲暇时间自己挂着公交卡满北京溜达。他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比如——“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好苗子，有的栽在了黑土地里，有的栽在了红土地里，有的栽在了沙漠里”。

跟权煜飞同年级的王路遥，过去总是默默无闻，却在两年中变成了合唱团团长，甚至在一次慈善演出后，拉着同学们与明星黄晓明合了影。

剪辑同样耗时良久，从2019年持续到2023年。联合导演之一唐韬

“蒲公英，蒲公英，飞到西，飞到东。随风飘扬看世界，悄悄落地没有声……”当音乐声响起，电影院中，一会儿传来哭声，一会儿传来笑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观众的情绪在音乐声中起起伏伏。

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名叫《风起前的蒲公英》，6月25日起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创作团队，将镜头对准了一群极具代表性的孩子，记录下了他们在少年时代的歌唱、欢笑与迷茫。

年龄最小的王小云，一人合唱团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在钢琴伴奏下，唱出了一个High C的高音。在父母支持下，她打算坚定地走音乐道路。

但事实证明，发生在蒲公英中学的故事，和预想的不一样。

没有主线人物的成长故事

对于拍摄纪录片，清影工作室有着丰富的经验。

清影工作室创始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告诉记者，工作室专注于影视人类学研究及制作纪录片，习惯于从微观角度观察和描绘某一群体，而非以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雷建军介绍，这些纪录片一般是由老师牵头、校友负责技术、学生参与拍摄，使年轻人有机会参与项目并创作出成熟的作品。至今，已有7部纪录片在院线上映。

即便如此，《风起前的蒲公英》也让创作团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这部从2017年拍摄到2019年的作品，积累了800多小时的素材，却一度“找不到传统纪录片里的主线人物”。

蒲公英中学的校名寓意鲜明。蒲公英成熟后，风一吹，种子便会散落四方。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所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经历并不稳定，他们始终面临升学的压力和离别的无奈。而合唱团成员，也总在分分合合。

“每当我们开始熟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转学了，从镜头前离开了。”梁君健回忆，“但蒲公英中学的老师说，你们在经历的所谓拍摄上的小烦恼，其实是孩子们每天都在经历的。”

这客观上导致，在长达两年的拍摄周期里，清影工作室一共拍了十几个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故事，送走了一个个拍摄对象，最终用了4年才完成剪辑。

拍摄过程很不容易。联合导演之一刘张铂泷告诉记者，拍摄时一周去学校拍两三天，周末再去学生家里拍摄一天，直到两三个月之后，跟孩子们的相处才变得比较自然。影视人类学拍摄的方法，最大挑战之一是需要长期跟拍，让被拍摄者“忘记镜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从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

剪辑同样耗时良久，从2019年持续到2023年。联合导演之一唐韬

告诉记者，开始时团队一直头疼如何流畅地组织叙事，最终创作团队选择了4个孩子，以他们依次离开合唱团的过程，展示影片对于成长的思考。在剪辑思路上也缩小了视角，专心讲述和呈现这些孩子在合唱团和音乐相伴成长的点点滴滴。

结果是，尽管没有拍到当初预想的“逆袭”故事，却意外成就了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记下人生的欢笑和泪水

像纪录片一样，孩子们的少年时代也没有剧本。但这部自然流动的作品，引发了创作团队和观众的诸多思考。

“随着拍摄进行，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梁君健感慨。“在这段与音乐为伴的人生旅程中，他们一直品尝着属于青春岁月的苦乐悲喜，并将它们深埋心底，转化为成长的养分。”

即便时不时有泪水，属于少年的世界也总有欢笑。比如，因为

权煜飞说：“会唱。”



《风起前的蒲公英》剧照
受访者供图

赓续文脉促传承 整理出版惠学林

——第五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举办

徐妍迪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古籍文献整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举办。国内外60余位与会嘉宾围绕文献搜集整理、收藏保护、出版开发等议题进行研讨。

古籍工作的重点要落在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上，要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玉才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古籍事业有赖各方积极协作，兼顾保护、整理、研究、活用各面向。

主旨发言环节，各位学者围绕馆藏珍稀文献的收藏、保护与利用，《海外中国古籍总目》编撰进展，人工智能时代的古籍整理研究等议题作了发言。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陈红彦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古籍收藏情况以及近年国图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指出科技在古籍库房环境改善、古籍装具使用、古籍保护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强设备研发、材料研发、脱酸技术发明等。她认为，古籍保护、传播将更好地融为一体，跨学科、跨界合作将推动古籍文献走出书库、书斋。

主旨发言环节同时发布了广西

深入交流。

“积极应用新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文本识别、开展知识服务、构建数据库、训练大模型等，但同时也要坚守人文学科的宗旨，警惕技术时代工具理性对人文领域的侵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汤文辉在论坛闭幕式上表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要坚持“守先待后，其命维新”的思路。古籍文献的守护、研究与传播，亟须学界与出版界精诚合作、薪火相传。希望本届论坛能够为科研机构、馆藏单位与出版机构搭建沟通的平台，共促文脉传承。

■文化只眼

新时代新风潮④

如何巧用AI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哪些教学环节可以交给AI，哪些必须亲力亲为？面对00后的学习习惯，教师如何跟上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领域，大学文学课堂正迎来新一轮变革。AI不仅重塑了教学形态，更在学科知识传授、思辨能力培养、跨学科融合等方面开辟了新路径，为文学教育注入新活力。

不久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师生对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4位分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创意写作和论文写作的老师，与他们的学生展开了一场对话。大家围绕“AI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课堂”这一话题，充分讨论文学教育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和困境。笔者认真聆听了这场对话，有如下几个突出感受。

AI融入青年一代的学习、科研与生活，改变了传统的师生关系。不论是年龄稍长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还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90后讲师刘欣玥都认为，AI在某种程度上把师生拉回到同一起跑线，给师生提供了共同学习的契机。在利用AI检索信息、整理材料、激发灵感等方面，传统文科教育背景出身的老师并不比00后学生掌握得更多。季剑青回忆自己多年前读大学时的情形，“那时候的中文系课堂是‘古典’的，老师从头讲到尾，还要配合板书，我们学生会比较，哪位老师的板书好看。”如今的文学课堂不仅多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也有了更多的课堂讨论环节，学生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在中文专业教学与学习中巧用AI，成为师生合作、教学相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融入AI，可以激活学生的自主探索热情。刘欣玥在自己今年的当代文学史课上给学生留了一项作业，选一个你喜欢的表情包，然后模仿“第三代诗歌”的风格创作一首诗，再针对这首诗写一篇评论。不论是写诗，还是写评论，都可以借助AI，但要注明AI的参与度，并说出AI参与的体验如何。比起常规的论文，这份“文学史+创作+评论+AI”的“套餐式”作业很受学生欢迎。大家不仅要学习文学史，搞清楚“第三代诗歌”是怎么回事，还可以从自己的情绪体验出发，用AI辅助写出一首诗，并练习评论写作。教授创意写作的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樊迎春，也不回避AI的出现对写作的影响。在她看来，学生可以通过与AI对话，获得点子或灵感，但最后完成一篇完整小说的创作过程是AI替代不了的，因为写作处理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使用AI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它

张鹏禹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朋友，回应着学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种对话和交互的过程中，学生的探索精神得到激发，也更能看穿AI的长处和短板。

在AI面前，教师的作用和独特性更加凸显，学会合理利用教师和AI两种学习资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静在教授论文写作时觉得最困难的是如何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论题，她将其称之为“研究者的核心能力”。在她看来，发现问题“从0走到1”的过程，学生需要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找到的“真问题”去驱动论文写作，而这是很难借助AI完成的。一些参与讨论的00后学生也表示，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更教授方法，从师长们的身上看到的治学之路往往深具启发性。李静的学生杨佳琦提到：“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对个体生命的深度观照，对文化存续的深层守护，是教师带给学生的最大财富。”与此同时，和服从性强、善于讨好用户的AI相比，老师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当然，AI的长处也显而易见，它具有高超的学术资源调度能力，可以全天候为学生服务，学生与AI交流起来也更加无拘无束，尤其是对内敛和社恐的学生而言。

总体而言，听了这场近5个小时的讨论，大家对AI融入文学教学的态度是积极和包容的。在人文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当下，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传承与高新科技的应用并行不悖，双向奔赴。

张乐平漫画展喀什开展



近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张乐平漫画展”在新疆喀什书城和喀什古城内同步开展，展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等经典作品近百幅。该活动作为“沪喀童心·共绘未来——2025喀什儿童公益阅读活动”系列活动之一，是继2024年上海新华传媒旗下子品牌“江南书局·丝路之光”落户喀什后，落实“文化润疆”的又一切实举措。

陈剑辉文/图